

# 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蕩寇志

## 第一二一回 六六隊大攻水泊 三三陣迅掃頭關

卻說戴宗一到山寨，聞知鄆城利害，寨兵大敗之事，吃了一驚。進來見盧俊義，盧俊義已重傷臥病。戴宗忙問緣由，眾人將徐知縣親到山寨發話，及導龍岡交鋒大敗，秦明陣亡的話說了。戴宗道：「怎好？我自奉公明哥哥將令，由濮州起身，一路去開州、東明、考城、陳留，細細打聽了一月有餘，端的將弱兵微，大有可圖。不爭被這鄆城從中作梗，大事不成，怎好？」盧俊義道：「戴兄弟所說，且權擱一擱起。待我病休養好，來春必去報仇，終等除滅了鄆城再說。」戴宗道：「小弟想此刻不如去泰安，飛速請公明哥哥回來。」盧俊義道：「不必。此刻天寒地凍，開兵不得，公明哥哥回來，亦是徒然。況且公明哥哥此刻，亦離不得泰安。公明哥哥托我本寨重任，我今番經此一跌，自己不圖振奮，便去驚他貴體跋涉，亦大非所宜。只是吳軍師抱恙新泰，未識全愈否，我卻記掛得緊，院長消停數日，去探看一遭。」戴宗應諾。盧俊義道：「此刻寨中軍務緊急，賢弟可留山寨，走報消息，不必回濮州去了。」戴宗領命而退。盧俊義在牀養傷，吩咐各頭領當心守備。不數日，戴宗從泰安、新泰兩處都走轉回了，說公明哥哥聞報兀自心驚，只因自己不敢離泰安，教盧俊義哥哥調治身體，來春力圖報復，吳軍師病未痊癒等話。戴宗一冬在外，拋風冒霜，亦覺疲乏。日子最快，不覺又是一年春暖，盧俊義病體早已痊愈，正在聚集眾頭領商議報仇之舉，只見石勇領著數名嘍囉，氣急敗壞奔上山來，報稱：「曹州闔府屬官兵殺到水泊也！」眾人皆驚。盧俊義兀自心中震懼，且定定心，對眾人道：「諸位兄弟休怕，我這湖泊裡港汊最多，路徑甚雜。他道來過一次，便深知地利，大膽進來，真是可笑。盧某不才，施條小計，教他只船不返。」說罷，便傳令童威、童猛領六千水軍，當港抵禦。石勇忙稟道，「探得官軍來者，約莫有六七萬人馬。這裡只拔六千水軍，怎夠抵禦？」盧俊義道：「你不曉得，那年晁天王哥哥初到水泊時，只得劉阮等兄弟七個人，殺敗官兵一千名，原因地利險阻，深可仗，所以得勝。如今我因這徐官兒利害，所以加派六千名水軍，不然正不消得。」李應道：「兄長固是高見，然亦不可大意，望添派水軍，更須點陸軍接應為妙。」盧俊義道：「也說得是。」便再派六千名水軍，連前共一萬二千名水軍，教童威、童猛率領了，受了密計，到各港去排好了，抵禦官軍。二童領令，登時點起八員頭目，乃是歸福、餘祿、俞壽、畢喜、羅富、彭貴、秋安、單康。原來這八人都是二張、三阮的徒弟，端的水法精熟，武藝高強，領了二童的諭，都分頭去幹事了。再說盧俊義在山寨中對眾人道：「我今得一計較在此：他既傾城而來，內地必然虛空。我意這裡也傾寨出去，卻只用四萬人馬接應二童兄弟，另撥四萬人馬去抄襲他的鄆城。」張清道：「兄長真是妙計。」當下盧俊義領徐寧、燕青、燕順、鄭天壽，四萬人馬去接應二童；命李應、張清、朱富、李雲領四萬人馬，由西路小港抄出去襲鄆城。

分派已畢，大眾領軍出寨。忽後山小校飛報前來道：「後面無數官兵，打著鎮撫將軍旗號，隔水泊殺來也！」盧俊義失驚道：「他原來先有準備，我後面無人，深恐失利。」忙收回抄襲鄆城之令，教李應、張清、朱富、李雲領本部四萬人去守後山。李應等領令，忙赴後山去了。原來賈夫人在鎮撫署內，得了汪恭人托與兵牽制賊人的信，便請張繼發兵。張繼怕起來了，夫人言：「不必將軍親去，又無須打仗，只須虛張聲勢。」張繼方才放心，點起八萬人馬，差一員兵馬都監率領了，直攻梁山後泊。旌旗遍野，煙灶連綿，望上去不止十餘萬人馬。李應不識虛實，心中大懼，只得督眾堅守而已。這邊盧俊義等四萬人馬到了金沙灘北岸，徐槐兵馬已在南邊水口。

原來徐槐自升了曹州府加總管銜之後，便將屬下各縣水陸軍馬一一校閱，端的步伐整齊，隊伍嚴肅。徐槐甚喜，到了正月月中旬，便與諸將議剿梁山，留顏樹德守鄆城，並教如有事務，可與汪恭人商議；教任森領曹州兵五千去守戴林山，聽徐青娘調度。按地圖，攻梁山惟石碣村為進兵之路，自石碣村達梁山，兩邊有二四條汊港。徐槐便點起曹州府、荷澤縣、鄆城縣、定陶縣、曹縣、城武縣、鉅野縣、單縣、滿家營九路水陸人馬，分為三六隊：第一隊，鄆城縣中營水路官軍；第二隊，鄆城縣中營陸路官軍；第三隊，鄆城縣北村水路鄉勇；第四隊，鄆城縣北村陸路鄉勇；這四隊人馬為前軍嚮導，所以特用鄆城土著，每隊各二千人，合計得八千人，駕小船五隻。第五隊，荷澤縣水路官軍；第六隊，荷澤縣陸路官軍；第七隊，定陶縣水路官軍；第八隊，定陶縣陸路官軍；第九隊，曹縣水路官軍；第十隊，曹縣陸路官軍；這六隊人馬，沿途堵守各港，以截賊兵進退之路，每隊各二千人，合計得一萬二千人，駕小船六隻。第十一隊，曹州府左標水路官軍；第十二隊，曹州府左標陸路官軍；第十三隊，曹州府右標水路官軍；第十四隊，曹州府右標陸路官軍；第十五隊，曹州府忠武水村鄉勇；第十六隊，曹州府義順早村鄉勇；第十七隊，曹州府曹南山水路鄉勇；第十八隊，曹州府曹南山陸路鄉勇；第十九隊，曹州游擊府水路官軍；第二十隊，曹州游擊府陸路官軍；第二十一隊，曹州府中營水路官軍；第二十二隊，曹州府陸路官軍；這二十二隊人馬，沿途策應，直攻梁山，每隊各二千人馬，合計得二萬四千人馬，駕大船二百四隻。第二十三隊，城武縣水路官軍；第二十四隊，城武縣陸路官軍；第二十五隊，鉅野縣水路官軍；第二十六隊，鉅野縣陸路官軍；第二十七隊，單縣水路官軍；第二十八隊，單縣陸路官軍；第二十九隊，滿家營水路官軍；第三十隊，滿家營陸路官軍；這八隊人馬，隨著曹州兵前進，沿途把截內港，以與荷澤、定陶、曹縣兵馬輪替攻守，每隊各二千人，合計得一萬六千人，駕小船一百隻。第三十一隊，鄆城縣左營水路官軍；第三十二隊，鄆城縣左營陸路官軍；第三十三隊，鄆城縣右營水路官軍；第三十四隊，鄆城縣右營陸路官軍；第三十五隊，鄆城縣南村水路鄉勇；第三十六隊，鄆城縣南村陸路鄉勇；這六隊人馬，隨著曹州大軍進攻梁山，以作後軍接應，每隊各二千人，合計得一萬二千人，駕大船一百二十隻。統共一府七縣一營，水陸官軍鄉勇計七萬二千人，大小船隻計五百七十七號。每單數隊內盡是水軍，備一應火攻器械，命韋揚隱統領指揮；每雙數隊內盡是陸軍，備一應挑土駕梁的器械，命李宗湯統領指揮。

安排停妥，擇於正月八日兵寶吉期，徐槐統領全軍征剿梁山，浩浩蕩蕩，向石碣村進發。三聲號炮，三通鼓角，三隊大隊大軍震天震地的一聲吶喊，五百七十七號兵船一字兒擺列南港。中軍船後一聲炮響，七萬二千?貅寂靜無聲。只聽得對面西大港蘆葦裡，遠遠地嗚嗚咽咽畫角之聲，徐槐笑道：「又是誘何濤、黃安之故智也。」

原來這西大港向西北進去，北岸有頭港、二港、三港，南岸有分叉港，再過去便是斷頭溝，何濤失陷於此。那二港、三港、分叉港都是絕港。當時徐槐臨訓山泊，是從頭港進去，轉東進黃雲西港，過黃雲蕩，出北口轉開魚灣，直北進十字渡，到金沙渡上岸。那頭港最隱狹難認。進了頭港，還有筍尖港、鼠尾港兩條絕港，與黃雲西港蒙混。盧俊義料徐槐必從此地進未，所以教童威領歸福、餘祿誘徐槐進港，教童猛領俞壽、畢喜埋伏黃雲西港，只待誘進二、三港，便出頭港截殺。這兩處都是重兵。其餘派羅富、彭貴、秋安、單康分頭巡綽。安排早定。

當時童威、歸福、餘祿依計，駕小船三隻，從西大港出來。這邊官軍第一隊旗號招點，鼓角齊鳴，韋揚隱橫槍船頭而出。童威等三隻船漸漸出離港口，官軍第一隊船裡一聲號炮，吶喊追去。三隻船唿哨一聲，一齊便回，鑽入蘆葦裡去了。韋揚隱道：「呸！你躲在銅牆鐵壁內，俺也要取你性命，如今不過仗這點點蘆葦，待要怎的！」吩咐舉火，餘號兵船一齊答應，火箭如流星掣電價齊發。韋揚隱提著一面白旗，指東燒東，指西燒西，霎時間對岸一帶蘆葦齊著，李宗湯領第二隊已出。韋揚隱船上一個號炮，第三隊水軍鄉勇飛出。韋揚隱旗向西指，第三隊飛也似追入西大港去了。對岸煙燄障天，刮雜雜烈火怒髮。李宗湯也燃起號炮，招動第四隊陸軍鄉勇，隨著第三隊由西大港殺進去了。此時號炮響亮，旗帶招動，各隊都紛紛得令，第五隊吶喊投東，截銀魚港放火，第六隊隨著第五隊登銀魚岸去了。號炮又響，第七隊投西，殺入西小港，第八隊隨著第七隊去了。號炮再響，第九隊投直西去搶斜港，第十隊隨著第九隊去了。韋揚隱、李宗湯見各隊俱動，便率第一隊直取東港。李宗湯領第二隊隨進東港登岸，進東北燒陳家港。此時各港火勢齊發，滿泊通紅。韋揚隱第一隊進得東港，前面李家港已燒成白地，只見第六隊早由銀魚港抄在前面接應，第五隊已抄在桃花港口了。水上第一隊、第五隊，岸上第二隊、第六隊，從火光中雁行魚貫而進，一齊會集陳家港口。後面第一、

二兩隊，已分水陸兩路，由東港口進來。一路旌旗浩渺，靜蕩蕩不見一個賊兵，但見四邊濃煙烈火，刮雜雜滿泊怒髮，陳家港已變成火術。

那童猛、俞壽、畢喜在黃雲西港，望見陳家港火起，大驚道：「不好了，官軍從東路殺進來了！」原來東港最是僻路，向東北一路左灣右曲進到陳家港，轉灣向西，過來又是許多灣曲，方接著黃雲東港。俞壽道：「怎麼這條僻路被他尋著？」畢喜道：「官軍若殺進黃雲蕩，我們全泊地利都失。為今之計，也等不得盧頭領將令，快去截住黃雲東港。」童猛道：「不妙，他若從陳家港分出五聖港，就不進這黃雲蕩，也好過關魚灣，抄我山寨。為今之計，還須得我去截住關魚灣才好。」說罷，便領三千水軍赴關魚灣去。俞壽也領三千水軍赴黃雲東港去。一面差人飛報盧頭領。這黃雲西港，只留畢喜一人領二千兵把守。不防這裡西大港口，炮火連聲，第一隊官軍由頭港殺進黃雲西港也。此時岸上蘆葦燒盡，頭港一灣一曲無不顯出。第二隊水軍吶喊殺進，畢喜慌忙應敵。第三隊水軍也到，兩下喊鬥。畢喜正在勉力相拒，不防岸上又飛出兩隊，正是第四隊、第六隊。岸上、水中一齊攻殺，賊兵大敗，畢喜死於亂箭之下。

童威、歸福、余祿在斷頭溝內，被三四兩隊堵住二港，衝殺不出。童猛在關魚灣，聞畢喜陣亡，大驚，急抽身轉來，復截黃雲西港。那邊韋揚隱、李宗湯大隊水陸軍馬，已由五聖港整渡關魚灣。童猛一手按不得兩處，叫苦不迭。忽見俞壽奔來道，「黃雲東港被官軍挑土塞斷，小人想他既塞斷港口，自己亦必不過來，這一路不必防了，所以抽軍轉來。」童猛道：「你來得正好，快替我堵截這裡西港。我仍去黃雲北口，殺出關魚灣，截擊官軍。」俞壽領諾。童猛便領兵赴關魚灣，方到得黃雲北口，叫一聲苦，原來第八隊官軍也到了，夾兩岸槍炮矢石齊下。童猛即忙退轉，又叫一聲苦，原來第六隊官軍決開黃雲西港土堤，殺進黃雲蕩也，正邀住了童猛。童猛手下兵卒早已殺盡，童猛回轉頭，單身衝冒矢石，仍出黃雲北口，搶關魚灣。正撞著李宗湯，迎住戰鬥。不數合，李宗湯刀起，斬童猛於水中。韋揚隱已進了字渡。這裡黃雲西港槍炮動地，吶喊震天，須臾間，一隊戰船殺進黃雲蕩，風飄旗號，正是第九隊官軍。那俞壽並三千水軍，都結在筍尖港口。第二隊也由筍尖港登岸，進黃雲蕩。第一、第二、第三、第四、第五、第六、第一、第二、第三、第四、第五、第六、第六、第八、第九、第二，共六隊水陸軍馬，都陸續向關魚灣進發。此時黃雲蕩以外，一片茫茫新燒白地，大港、小港、長港、斷港一一清出，一望都是官軍旗號。第二三隊、第二四隊守住東港內陳家港，第二五隊、第二六隊守住西大港內二港、分叉港，第二七隊、第二八隊已陸續進東港口，第二九隊、第三隊也銜接進了西大港。其餘諸隊亦紛紛拔動。黃雲蕩外，賊人已盡。李宗湯也到了字渡。

正值盧俊義率領徐寧、燕青、燕順、鄭天壽四萬人馬，在字渡，與韋揚隱大隊兵馬，就水上交鋒大戰，崩雷駭電，震海翻江，一片喊殺之聲，天搖地動。李宗湯兵到，就岸上槍炮助戰。但見洪濤中，兩邊戰船擺列，旗幟飛揚，槍炮矢石織梭，船來往喊呼不絕。岸上李宗湯督率大隊陸軍，一片大炮、鳥槍、佛狼機、子母炮，乒乒乓乓，卷著濃煙黑霧，齊向戰船轟打。足足戰了兩個時辰，不分勝負。火器已盡，長槍接戰。韋揚隱挺槍在船頭，與盧俊義切近廝殺。徐寧揮兩路水軍殺出，乃是羅富、彭貴。原來這二人是守關魚灣的，官軍進灣時，兵勢浩大，將他衝退，所以在徐寧隊裡。當時領著水軍，直抄在官軍前面夾擊，分勇銳。韋揚隱左旁飛出第一隊隊長，乃是曹州府左標提轄，邀住羅富；右旁飛出第三隊隊長，乃是曹州府右標提轄，邀住彭貴，各各奮勇大門。李宗湯正在岸上督戰，忽見了羅富，便掛了刀，抽弓搭箭，颯的射去，喝一聲著，羅富貫項而倒。賊人皆驚。盧俊義驚然記起李宗湯弓箭利害，不覺一個寒噤，險些被韋揚隱一槍刺著。燕青大驚，急來相助。賊兵早已大亂，盧俊義連忙押齊各船，不許亂伍，徐徐向後而退。

韋揚隱正待追逐，只聽得背後撲通通九個號炮。韋揚隱曉得本官令到，便領所屬水軍，吶喊一聲，進左邊藏龍港，殺向天王渡、長槍埠去了。背後一隊大軍殺到，坐船上一枝大纛，寫著「欽加總管銜曹州府正堂徐」一個大字，正是第二一隊曹州府中營水路官軍。飛起一個號炮，李宗湯率領所屬陸軍，吶喊一聲，向右邊伏雷港，沿岸進去。徐寧大驚，忙教彭貴領三號戰船去追截。李宗湯大怒，率眾在岸上盡力打擊。李宗湯霍的跳到彭貴船上，一刀砍彭貴於水中。官兵一齊登船，殺盡賊兵，就把那船搭作浮橋，渡到對岸小王港，填塞磨菇港，殺向大刀坪去了。盧俊義大驚道：「不好了！」忙令燕順領八千人去堵御長槍埠，鄭天壽領八千人去堵御大刀坪。二人領令，分頭而去。

盧俊義對眾人道：「這裡既是這徐官兒親到，我與眾兄弟協力進去擒他來。好在他兩員勇將自己遣開了，這個機會是天與我。」眾人一齊答應，吶喊追去。只見對面官軍拿起號筒，紛紛退後，賊軍奮呼前追。岸上一個號炮，第二二隊官軍一字排齊，槍炮齊下，盧俊義忙收住了前軍。只見官軍一聲號炮，第三一隊水軍殺出，賊軍慌忙迎敵，第三三隊水軍也到。兩隊官軍，一齊迎戰。忽聽陣後鳴金，兩隊都退了。盧俊義又率眾追進，只見左岸排列第三二隊，右岸排列第三四隊，槍炮一齊卷下。原來盧俊義人馬雖多，俱已戰乏，怎當這幾隊生力軍。當時策眾努力前攻，忽水上又殺到第三五隊，岸上又殺到第三六隊，盧俊義失驚道：「這官兒人馬共三六隊，此地不見到齊，莫非是留著幾隊去搶我別路也？」說未了，忽報燕順已大敗也。

原來韋揚隱到了長槍埠，迎著燕順廝殺。這燕順本敵不過韋揚隱，正在死命相爭，不防二七、二八兩隊兵馬，由桃花港掘通了藕梢港，領著二三、二四兩隊，上東灘頭，抄轉背後。韋揚隱領眾登岸，奮勇前殺，前後夾攻，是以燕順大敗。盧俊義聞報大驚，驚猶未了，忽報鄭天壽又大敗也。

原來鄭天壽截大刀坪，正悉力對付李宗湯，忽得燕順敗信，軍心大亂。李宗湯乘勢掩殺，是以鄭天壽又大敗。盧俊義、徐寧、燕青一齊大驚，率眾急忙退回。徐槐策眾軍追上，連環槍卷進。盧俊義等逃到金沙渡，紛紛棄舟登岸。徐槐兵馬已奪岸殺上，直殺得賊屍屍橫遍野。盧俊義、徐寧、燕青率領敗殘人馬，會著燕順，鄭天壽，逃回山寨去了。

徐槐大隊登岸，韋揚隱、李宗湯都來率眾獻功。徐槐傳令安營立寨，只見第七隊、第八隊自西小港到來；第九隊、第十隊自斜港到來。那第八隊的隊長提著秋安首級獻上，稟稱：「小將奉令抄西小港，遇著賊人當路。小將一面放火燒珊瑚港，一面亂箭射賊。這秋安用青狐皮擋箭，吃小將一箭射透狐皮，貫腦而死，因此取得首級。」第七隊的隊長捧著血淋淋的手指一大捧獻上，稟稱：「小將殺入珊瑚港時，賊人從水中扳船，小將喝令眾軍亂刀砍去，因此砍得許多手指。」第九隊的隊長提著一條人手臂獻上，稟稱：「小將奉令由斜港抄入鹿角港，正欲登岸，不防水裡伸出一手來扯小將左腿，小將急抽刀砍下，因此砍得一臂。」第十隊的隊長提著單康首級獻上，稟稱：「小將率眾登岸，遇這單康在岸上提著一個鋤頭，分兇猛。這邊軍漢，吃他一鋤頭一個，打死了七個，眾人都怕。經小將督領眾人一齊上前，亂槍搥死，因此取得首級。」眾軍士亦各有首級獻上。徐槐一一慰勞記功。只見第二五隊、第二六隊、第二九隊、第三一隊的隊長，共差人來飛稟道：「小將等守扼二港、分叉港，斬賊無數。惟賊將童威，委實兇猛，又有歸福、餘祿為羽翼，小將進逼斷頭溝，該賊將潛入水中。小將等在岸上水口團團圍住，驅水軍入水擒捉，均被殺死。現在無人敢入，只得將斷頭溝外水口擁土守定，深恐該賊逃走，請令定奪。」徐槐聽了，問：「誰去斬這賊來？」韋揚隱道：「小將願去。」徐槐許可。

韋揚隱便飛也似到了斷頭溝，先看了一看情形，便吩咐辱水。眾軍答應，一齊車辱。須臾水乾賊現，童威、歸福、餘祿一齊大驚。原來人怕虎，虎怕人。當時童威潛躲水中，本是懼怕官軍；今吃官軍辱水覓出，無從迴避，只得大呼殺出。韋揚隱挺槍迎住，大門七八合。韋揚隱長槍卷舞，童威一口短刀如何抵敵，一個破綻，吃韋揚隱一槍刺腹而死。歸福大驚，退入泥中，眾水軍一齊上前溺死。餘祿逃向西岸，吃西岸上第二六隊、第三一隊兩隊的隊長邀住戰鬥，不上六七合，兩矛並下而死。韋揚隱收聚四隊人馬，齊回金沙渡，到徐槐前獻功，徐槐大喜。

當時水泊盡行奪得，三六隊人馬齊到金沙灘北岸，按隊列寨，次序嚴明，齊候徐槐號令。徐槐檢點軍士，連死帶傷共計不上千名，計斬賊人首級得八千餘顆，生擒四千餘名，奪器械、船隻、馬匹不計其數，大獲全勝。眾人皆喜。徐槐吩咐眾軍造飯飽餐，一面差人到都省及曹州報捷。這裡便與韋揚隱、李宗湯議攻山寨，韋揚隱道：「我軍新得勝仗，銳氣正旺，不如乘此大隊進剿。」

徐槐道：「甚是。但我按此地圖，梁山頭關險峻異常，尚須想一善攻之策。」李宗湯道：「他那那山上斷金亭子，地當四山道路之交，我先用全軍占住了他，以便四面策應。」徐槐道：「亦是。但本帥得一計在此。當時初臨鄆城，一見那須知冊內地圖，便早定這主見；今看了汪恭人所藏地圖，此計愈決。」李宗湯、韋揚隱齊問何計，徐槐道：「我按地圖，此處有一條坎離谷，進通梁山內地。但一路亂峰怪石，上無蛙步可容；疊莽叢榛，下無隻身可過。賊不能守，而我亦不能入。我曾將此地情形，問過那幾個賊囚，據他們供稱：這坎離谷谷上一無守兵，惟內面北口，卻有一枝軍馬屯守。眾口一詞，諒必不錯。我想此路既不可入，何必內守？現在他既內守，必有可攻之道，不過攻法極難，然大丈夫為其難者。」說到此際，韋揚隱眉飛目舞，立起身來道：「待小將去探看一遭，再定計議。」徐槐許可。

韋揚隱奉了將令，帶了幾個伴當、各色登山行頭，到那坎離谷去。在山腳下閱視一轉，果然峻峰峭壁，怪石嵯峨，無路可登。韋揚隱看了半晌，但見半壁上枯松倒掛，藤蘿糾蔓而已。韋揚隱忽吩咐取一把鉤鎌槍來，伴當獻上鉤鎌槍，又吩咐取條長繩繫在槍底。韋揚隱便把那槍，向半壁裡直標上去。只見那枝槍衝上四餘丈，槍鉤恰搭在一株枯松根上。眾人無不稱奇。韋揚隱便叫伴當內一個身軀輕小的，緣繩先上。那個伴當上了半壁，便將那槍鉤拔出了松根。下面眾人便將一條巨繩繫在繩端，那半壁上的伴當便收上這根巨繩，把那巨繩緊緊的弔在松樹上。韋揚隱便同眾人一齊緣繩而上。上了半壁，或緣藤，或繫繩，頃刻到了山頂。韋揚隱一見道：「呸！我道什麼奇險，你們不看這一片綠茸茸芳草，屯著二三千軍馬也不見得挨擠，怎麼說跬步不容？可笑這班賊人，久居此山，未曾探到此處也。」便命眾人向前尋下山的路，只見暮色蒼蒼，濃霧已起。眾伴當稟稱：「天色已晚，昏暗難辨，不如明日再來。」韋揚隱道：「也是。」便與眾人轉來，重複緣繩下山，逕到大營來，將這番情形，稟報徐槐。

徐槐甚喜，當晚傳令，把軍馬分為九隊。所有水軍共計三萬五千餘人；曹州府水軍一萬餘人為一隊，守水泊南面；荷澤、曹縣、城武、定陶四縣共七千餘人為一隊，守水泊東面；鄆城、單縣、矩野三縣及滿家營共一萬五千餘人為一隊，守水泊西面。這後軍三隊，守住水泊，以防賊人乘間偷襲。又教他一面相機填港築堤。計陸軍隊內，鄆城縣九千餘人，每三千餘人為一隊；中隊乃是鄆城中營官軍，帶北村鄉勇各一千名；左隊乃是鄆城左營官軍，兼北村鄉勇；右隊乃是鄆城右營官軍，帶南村鄉勇，交韋揚隱、李宗湯二將率領。曹州府陸軍一萬餘人為一隊；荷澤、曹縣、定陶三縣陸軍共五千餘人為一隊；城武、單縣、矩野三縣及滿家營陸軍共七千餘人為一隊；這三隊徐槐親自率領。陸軍六隊，都屯在金沙岸上。所有起先三六隊旗號，盡插在曹州隊內。眾人遵令。

次日黎明，徐槐教韋揚隱仍去探看坎離谷那面下山之路。只見李宗湯躬身道：「這番何不委小將前去？」徐槐道：「也可。」便命李宗湯前去。李宗湯領了數名伴當，直到坎離谷，緣繩而上，到了山頂，便四邊尋覓下山之路。望下去盡是懸崖陡壁，無路可下，又無些毫樹根可墜繩索。李宗湯轉輾尋覓，數內伴當尋著一個洞口，便道：「這洞不知通不通下面的。」李宗湯看時，只見一座危崖，下放著四五頂桌面大小的一個大洞，裡面黑沉沉，其深無底。李宗湯道：「休管他通不通下面，且尋將下去。」眾人依命，敲火秉炬而入。裡面曲曲折折，轉了好幾個灣，忽然一派亮光透入，眾人叫聲慚愧，果然通下面的。李宗湯一看，卻又是懸崖陡壁。眾人道：「無路可下怎好？」李宗湯細看道：「兀的不是一條石樑！」便命眾人繫了一條巨索，李宗湯與眾人緣繩而下。到了平地，李宗湯定睛細看，道：「呀，這裡原來就是圖中所畫的幽洞天！」只見遠遠地一帶旌旗，乃是關內夾道擺列之兵；又回頭望見遠遠一隊旌旗，乃是坎離谷北口守備之兵。眾人都個個心駭色變。李宗湯麵不改色，按著佩刀閒閒地四邊觀看，將四週路徑闊狹轉折，兩旁有無陂塘泥淖，一一細看，一一緊記，卻不撞見一個賊人。

李宗湯將情形看得分仔細，便與眾人緣繩而上，轉落山頭，直回大營，報知徐槐。徐槐大喜道：「仗二位將軍探得此路，今番破關必矣。那廝只防我從谷下入，不防我從谷上進也。我看地圖內，從幽洞天通關內夾道最易。韋將軍可將鄆城左右兩隊，從此路下去，多帶槍炮火藥，轟擊那廝夾道後面。」韋揚隱領令。徐槐又道：「李將軍可將鄆城中隊，也從此路下去，多帶火箭蘆荻，截守那廝夾道中路，見有營房糧草，即便放火。」李宗湯領令。徐槐又道：「二位將軍可檢點本部人馬，有昨夜力戰困乏的，揀出另為一隊，就教他在那山上舉火吶喊，以疑亂賊人。這是安耽差使，留與他們疲乏的做罷。」二將應諾。徐槐便傳眾將進帳，告以襲關之計，並道：「一俟韋李二將得手，仰諸位將軍率領曹州、荷澤等三隊，努力攻關。」只見眾都監都凜然變色，一齊跪稟道：「此計太險。兩位勇將一齊深陷重地，恐非所宜，望主帥三恩。」徐槐笑道：「諸位將軍休怕。凡用兵之道，有者求之，無者求之；虛者責之，實者責之。今幽洞天情形，既已虛隙可乘，更兼吳用病困新泰未歸，山寨賊內無人，不乘此出奇制勝，遷延坐？後悔無及矣。」只見韋揚隱、李宗湯一齊開言道：「主帥若要攻關，還是叫顏樹德來。斬關奪隘，斷非此人不可。」徐槐道：「正是。」便傳令飛速到鄆城召顏樹德來。這裡安排兵馬，只等顏樹德一到便要攻關。

且說盧俊義從金沙渡敗回，眾人都面面相覷道：「水泊被他奪占了怎好？」盧俊義道：「快點兵嚴守關口再說。」便點起三萬人馬守住頭關。一面對戴宗說道：「戴兄弟，這番只好快去泰安，請公明哥哥回來也。」戴宗應命，作起神行法，從山旁小路出去，飛速到泰安去了。這裡眾頭領抖擻精神，把住頭關。盧俊義又傳令，教後山李應等嚴緊把守，休教失利。李應等聞知水泊已失，也驚得呆了。這邊盧俊義及眾頭領端的嚇得把卵立在肩頭，緊緊保守頭關，那裡還敢放鬆。只見官軍兩日不見動靜，盧俊義心中分分狐疑，不知這徐官兒又有什麼法兒來制度他，卻又沒處捉摸。猛想起吳軍師置兵守坎離谷口之舉，當時頗笑其遷，今日想起，莫非認真此路不可疏虞。便傳飭坎離谷北口兵丁當心防備，又加派一千名精兵協同相助。這關上盧俊義及眾頭領，輪替巡緝，晝夜絡繹不絕，只是不見官軍動靜。不知徐槐只等顏樹德到來，便要舉事。

次日，顏樹德到了軍中，徐槐與他說了攻關之事，樹德大喜。徐槐吩咐待夜分舉行，所以本日又按兵不動。直待申牌時分，韋揚隱、李宗湯率鄆城部眾陸續動身。徐槐也傳令拔營齊進，三聲炮響，鼓角齊鳴，曹州府、荷澤縣、曹縣、定陶縣、城武縣、單縣、矩野縣、滿家營兵馬，按隊而出，顏樹德倒提大砍刀，勒馬在前，徐徐前進。盧俊義在關上，望見官軍隊裡，三六隊旗號歷歷分明。盧俊義道：「那廝原來養了三日氣力，用全隊前來攻關也，眾兄弟與我努力守關。」又將頭關內兵丁盡點上關，槍炮矢石擺得密麻也似，嚴緊守住。只見官軍已到半山，擺列隊伍，明整旗號，只是躊躇不進。盧俊義那敢疏忽，只是提心督率嚴守。看看時已傍晚，官軍只是按隊不動，盧俊義心中越慌，眼不落放的照顧四面。到了三更時分，瞥見坎離谷上火把亂明，聲聲吶喊，大驚道：「敵兵果然殺進坎離谷也！」忙傳令教谷口兵丁當心備禦。說未了，只聽得關內槍炮之聲，乒乒乓乓，一片震天動地價響亮，人聲亂喊，糧房營房，一齊大火怒髮。關外官軍一聲號炮，潮湧般殺上關來，火把叢中，顏樹德一手提刀，一手高擎著那「欽加總管銜曹州府正堂徐」的一枝大燈籠，已由雲梯奔上關也。官軍、鄉勇見大燾登城，便一齊吶喊奔上。兩邊山上賊兵見了，急放礮石滾木，官軍、鄉勇吃打壞了許多。怎當得顏樹德奮勇倡先，正是一夫善射，百夫決拾，都個個拼死忘身，一齊登關。

關上徐寧、燕青、燕順、鄭天壽還想抵禦，盧俊義忙叫：「不必了，快回去保二關要緊！」說罷，急與四人逃下關門，向夾道直奔二關。不料兩旁亂箭齊發，李宗湯橫刀迎住。五人拼命死並，盧俊義奮力架住李宗湯，那四人並力衝開官軍逃走，盧俊義也抽身飛奔。只聽得四邊槍炮動地，吶喊震天，前面韋揚隱已在攻擊二關也。盧俊義等五人拼命衝入，韋揚隱轉身邀住大門。盧俊義等如何敢戰，架住韋揚隱，一抹地逃入二關，疾忙登關守備。外面徐槐大隊盡入頭關。

天色未明，頭關已破。徐槐在頭關，收集關內、關外並坎離谷上人馬，大奏凱歌。眾將兵丁都紛紛上來獻功，斬首一萬三千餘級，擒獲五千餘名，三軍歡呼動地。徐槐傳令就關內安營立寨，一面記功錄簿。天已大明，徐槐吩咐疊起文書，差人到都省及曹州各路報捷。這場大功業，端的驚動了山東、河北，無不聞名。這裡徐槐吩咐三軍休養數日，再議攻取二關之策。

那盧俊義逃入二關，駭得目瞪口呆道：「……這……這……這官兒真有神出鬼沒之機，這枝兵從那裡殺進的？」眾人都面面相覷，不能做聲。盧俊義道：「今日頭關已破，只有力守二關，等待公明哥哥回來，再定計議。更須得請軍師回來方好。」眾人都惶急無計，只得打起精神，點兵守住二關。

且說宋江在泰安，自聞知秦明陣亡之後，識得徐槐利害，本是日夜掛心。這日忽見戴宗奔來，報稱水泊已被徐槐奪去，還未知

失頭關之事，宋江早已驚得一身冷汗，瞪著隻眼道：「怎麼，怎麼，怎麼？」戴宗道：「盧兄長說，快請兄長回去計議。」宋江定了定神，看著天歎一口氣，便教傳令到新泰，請公孫勝、魯智深、武松、樊瑞、項充、李袞前來保守泰安。即日起身，改扮了輕衣小帽，同戴宗飛速奔回山寨。回到寨時，小路進山。盧俊義等迎入，伏地請罪，方知頭關失陷之事，宋江驚得跌倒在地。眾人急前扶起，宋江定神片晌，向眾人細問了一番情由，便道：「什麼官兒，竟有如此利害？現在吳軍師病體新愈，正商議攻取蒙陰，不料這裡弄出如此心腹大患，我看沒奈何，只得煩戴兄弟飛速去請他來，退了這裡，方好再議別事。」眾人稱是。當時便命戴宗飛速赴新泰去請吳用回來。只因這一去，有分教：多謀足智軍師，終作壘中之鰲；稱忠道義頭領，竟成油裡之鱖。不知吳用回寨時事情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